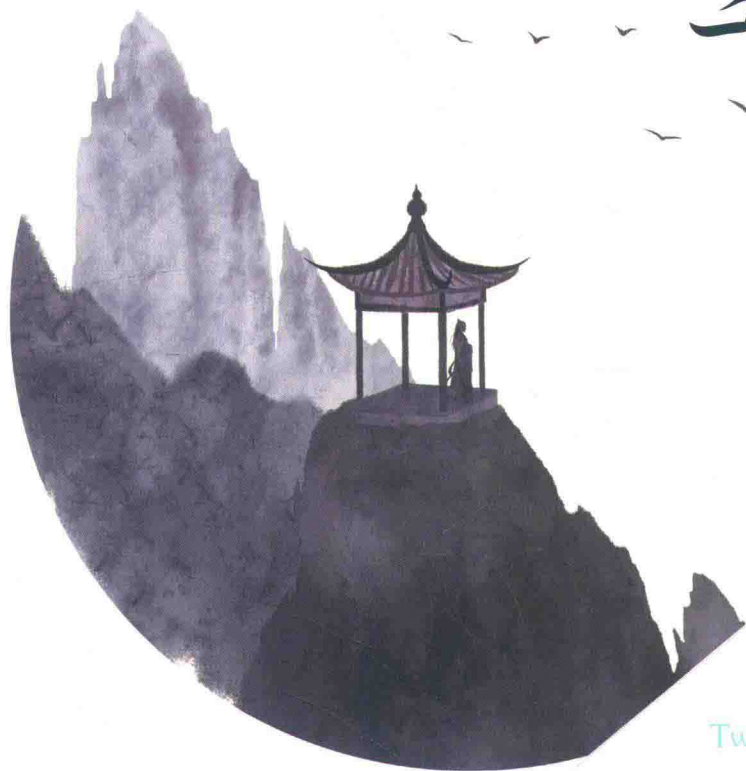


青山青水青月夜
傻人傻剑傻福天

一山 一浮生

Twentine

著



晋江人气作家

Twentine 经典力作

就算我不再是从前的我
就算我永远无法回忆起过去的事

鳳文艺出版社
FENIX LITERATURE AND
MING LTD

你还在

那故事便还在

一山 浮生

Twentine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山一浮生 / Twentine 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99-8395-0

I. ①一… II. ①T…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9635 号

书 名	一山一浮生
作 者	Twentine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吴小波 唐 慧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唐 慧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413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395-0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鬼吃药也得花银子	001
第二章	怎么还不松手？	015
第三章	我没有骗你	031
第四章	我不会害你	045
第五章	剑真不易得	057
第六章	剑，我来教你	069
第七章	我同你一起去	083
第八章	难道我中毒呢？	095
第九章	剑气和剑有区别吗？	110
第十章	我不是妖怪	121

目录

第十一章	你为何想做人	132
第十二章	看热闹不嫌事大	145
第十三章	阿姊也是剑气	158
第十四章	只跟随认定的人	172
第十五章	悯剑山庄	184
第十六章	傻剑有傻福	199
第十七章	太阴剑气入世	212
第十八章	小春，好久不见	229
第十九章	你到底是谁？	245
第二十章	何为天命？	262

第一章： 鬼吃药也得花银子

小春第一次发现药圃里丢了药，是在一个初夏的夜晚。

那时她刚吃完晚饭，闲来无事，便端着茶壶一边喝茶一边散步，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药圃。小春在夜色下笑眯眯地巡视着她种的药材，然后，她便发现了异状。

在药圃偏角的一大片嫩土上，种了许多桔梗。光滑无毛的表面，黄褐笔直的茎秆，蓝紫色的小花苞，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可就在小春再往前走几步之后，她发现桔梗地的偏落，缺了一角。

她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夜色太黑，自己看岔了，紧走几步过去细细查看时，她才看清楚那块地上的桔梗都被拔光了。说是拔光，是因为小春分辨出那不是山里野兽干的。野兽若是下山，在药圃肆虐，那药圃不会只缺这么一块，药材更不会惨得连根都不剩下。所以，这分明是有人偷的。

小春眼睛盯着那块缺失的地面，就好像看着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烂了一块皮肤一样，痛不欲生。看着看着，小春一咧嘴，手里茶壶朝地上狠狠一摔！啪嚓，茶壶摔了个稀碎。

小春掐着腰，手指哆嗦着指着那块地面：“敢偷我的药，小贼你好大的胆子！”

爆喝一声，惊起山禽无数。

不怪小春气愤，因为这药圃基本是她生活的依靠。

那座高得不见顶的山叫薄芒山，小春就住在薄芒山的山脚下。这座薄芒山大大有名，尤其是在江湖中，几乎没有人不知晓薄芒山。它出名在哪里呢，简单来说便是五个字——深山藏名剑。在薄芒山的山顶，有一处剑阁，同其他的门派不同，那里并没有所谓的掌门人，甚至连固定的名字也没有，起初只是三个武艺高超的宗师在山中隐居切磋，后来又多了几个慕名而来的人，再后来……

嗯，江湖总是不缺喜欢凑数的人。于是剑阁便这样成立起来了。数十年过去，最先来的那三名剑客已经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也老得不成样子，听说现在每天在阁楼里听小曲，已经不再提剑了。可就算如此，剑阁依旧是武林人士眼中的剑门正宗。

那小春是剑阁弟子么？

当然不是。但她的生活又是无时无刻不围绕着剑阁。

剑阁因为不像其他门派那样，有齐整的规矩，所以门内的武学进步基本上靠两个字——切磋。大家在切磋之中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不过，剑阁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难免有些时候会切红了眼。染了伤便需要医治，可离薄芒山最近的城镇也要七八里地，来回太不方便。山脚下的一些住户发现此点，便开始种植药材，卖给剑阁的人。

小春就是这其中之一。

现在养家的物件让人偷了，虽然只是偷了那么小小的一块，但小春敏感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端，一个不好的开端。小春在药圃里守了一夜，最后在天蒙蒙亮时，终于撑不住睡了过去。

第二天，小春顶着肿起来的眼睛，又在药圃子里守夜，可这一晚依旧平安无事。经过两天的疲惫看守，小春整个人恍恍惚惚，第三天的时候，她戌时未到便倒在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

结果那一晚药又丢了。

小春站在空了一块的药地前，半天没挪地方。这次被偷走的不是桔梗，而是徐长卿。依旧跟之前一样，没偷走多少，但所有的药都是被连根拔起，丁点没剩。

小春回屋点了根蜡烛，来细细查看地面。小春的药圃全是软土，而且徐长卿跟桔梗不同，不是种在偏角，而是种在药圃的正中央。如果要偷，那必定也走到这里来。可是小春在地面上看了半天，几乎把脸都埋在土里了，也没看出半个脚印来。

蜡烛一点一点地烧着，烛泪滴在小春的手上，小春嚎叫一声刷地站了起来。她吹了吹自己的手，匪夷所思地看着地面，嘀咕道：“怎么，有鬼不成。”

过了一会，小春盯着光秃秃的地面，皮笑肉不笑道：“是鬼又如何，鬼吃药也得花银子！”小春吐了一口气，将蜡烛吹灭，熄灭了的蜡烛在夜色中勾出一缕青烟。

那天开始，小春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偷药的贼。

她白天除了照看草药之外，其他的事情不多，闲着的时候便开始补眠，以防到了晚上精力不济睡过去。而等到太阳落山之后，小春便躲到她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里。说是棚子，其实一共也没有多大，小春蹲进去后，连塞一只猫的缝隙都没有了。

时值夏日，山里一入夜，蚊虫满天飞。小春拿纱布蒙着头，就露出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药圃。耳朵边一直响着虫子飞来飞去的嗡嗡声，胳膊和腿上也被叮咬了好多包，但小春毫不在意。就这样，小春一直坚持了三天，终于在第四天的晚上等来了结果。

那一日，小春照常蒙着头，猫在木板棚里。夜近三更的时候，药圃外终于有了动静。那声音很轻很小，可小春一直关注着药圃，再小的动静她也能察觉。

小春目光如炬，双眼因为多日的熬夜布满红红的血丝，就像是着了火一样。

那一道影子，动得飞快。快得会让人觉得那根本不是人。

首先进入小春眼界的是药圃的尽头，那一坨黑乎乎的影子，看不出模样。然后，那影子在地上一蹿，一下子落在药圃的另一边——离小春很近的这一边。

小春一下子呆住了。她曾经见过剑阁的人比武，她知道那些江湖人有的会轻功，能轻易越过数丈的距离。可她的药圃好说歹说也有十几丈长，怎么也不可能这样轻易便从那边跳到这边。可这人就这么蹦过来了。

没错，不是跃，也不是飞，就是蹦——像蛤蟆一样地蹦过来了。

只不过这个人比蛤蟆大太多了。夜黑乎乎的，就算离得不远，小春依旧看不出那人的长相，只能隐约看到夜色下的轮廓——山峰一般的，壮实的轮廓。

那人过来之后也没站起来，而是蹲在地上，把脸凑到土边，慢慢地转着头，就像是在嗅草药的味道。没有嗅几下，他像是闻到了自己想要的药材，在一块地上扒弄起来。

小春这时候才缓过神来，她眼见草药被扒，眼火心更火，她瞪着眼睛，嗷嗷地叫了一声，拎着手边的棍子便冲了上去：“小贼看棍——！！”

在她有动作的那一瞬——连棍子还没来得及拿起来的那一瞬，那道人影猛然抬头，像是警觉的山狐一样，而在小春拎起棍子但还没出棚的时候，他急着扒了几下地，取了几根草药，然后朝着来时的方向蹦了两下。

所以，当小春冲出来，喊叫着“小贼看棍”的时候，那人已经没了。

太快了，快得小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贼早已跑得干干净净。

小春紧走两步，去看自己的药圃。那人这次偷的是黄芩，不过因为小春的及时出现，他没有拿走多少，大部分还是完好无损。小春喘了一口气，看着那人逃走的方向。

“什么东西……”小春龇了龇牙，端着肩膀挥了挥手里的棍子，回到屋子里。她心道，经过此次，那小贼该是清楚户主有了警觉，下次该不敢来了。

“只是可惜没有抓住他。”小春躺在床上，感叹道。

那一夜，小春做了一个梦。梦很模糊，周围一切都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只有中央的地方，有一道人影。人影蹲着，只留给她一个魁梧健硕的背影。小春试着往前走，看那人的面容，可是一直都没有追上他。然后，那道背影在她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淡，却越来越沉重，再然后，便慢慢消失了。

第二天醒来，小春头痛欲裂，她完全不记得那个梦了。

吸着晨风，小春神清气爽地走出门。今日是个好天气，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小春伸了伸胳膊，前往药圃照看草药。进了药圃，她觉得自己看错了。

凝神再视，一遍，两遍，三遍……最后，小春不得不承认，黄芩被扒光了一半。

在这美好的天气里，小春忽然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她手掐着腰——或者是扶着腰，朝着那空荡荡的深山里大吼一声：“我跟你卯上了！姑奶奶跟你卯上了——！”

至那以后，小春再没有松懈过，她几乎是每个晚上都蹲在药圃里。

那一次，那人来的时候被小春抓了个正着，她倏地一下从棚子里跳出去，那人还是像第一次一样，浑身一颤，瞬间就蹦没了。

但是那次，小春没有像第一次那般回到屋子里睡觉，而是一直等着。

果不其然，没过多长时间，那人又来了。

小春这次没有躲，直接大咧咧地拎着木棍站在药圃口，那人似乎是察觉了，没敢再进来。

天蒙蒙亮时，那人终于离开了。小春睁着红彤彤的眼睛，哈哈大笑。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虽然瞧那人的模样，想抓住他对小春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丢了的药也不能再要回来，可她偏偏是想笑，她心里莫名地畅快。

其实，小春完全可以找人来帮忙。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人更是薄芒剑阁的弟子，如果找这些会武的江湖人来，保不准便能抓住这个偷药的贼。

可小春并没有请人帮忙。就算本来她有想法，可在第一次见到那人的时候，她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个大块头，小春要自己赢过他。

一日晌午，小春在院子里晒药，听见清朗的歌声，小春会心一笑，她知道是刘远山来了。

刘远山是小春的朋友，他是剑阁弟子，入山已经三四年了。当初他刚来时，心高气傲，浑身像是有用不完的力气，每日要比武三四次，身上的伤也是日积月累。那时候，小春种的药，零零散散地多半卖给了他。

小春很喜欢与他打交道，倒不是说刘远山有多英俊，而是他买药从来不讲价。小春要多少，他便给多少。听隔壁开医馆的玲儿讲，刘远山是大家子弟，祖上全是当官的，到了他这里对做官全无兴趣，而是向往侠士生活，便卷了家里不少银两，跑出来寻师。

而且刘远山此人性格开朗，好交朋友，跟谁都能聊到一起。

“小春！”刘远山老远地便跟小春打招呼。

小春扒在篱笆上，跟他招了招手：“刘大哥。”

刘远山走近，顶着一张青一块紫一块的脸朝小春笑着。

小春指了指刘远山的脸，道，“刘大哥，你的脸又怎么了？”

刘远山满不在意地碰了碰自己的脸，一不小心碰疼了，自己嘶啦了一声：“哎呦，没事没事，同师兄弟们切磋时擦伤了。”

小春将刘远山迎了进来，让他坐在院子里的木凳上，自己去拿伤药过来。

“切磋比武，怎么下这么重的手。”

“哎，话不能这样讲，小春你有所不知，像我们这样的剑客，若不是动真格的，那根本不会有进步。”

小春：“你们切磋的是剑？”

刘远山严肃道：“出身剑阁，切磋的自然是剑。”

小春指了指他的脸：“那你脸上的巴掌印是怎么来的？”

刘远山瞪大眼睛：“开玩笑！脸上若有剑伤还了得了！”

小春有点无语地抿抿嘴，点了点头。

隔壁开医馆的玲儿还说过，刘远山一直想做一个让他自己都钦佩的大侠，只可惜他学武太

迟，入门太晚，所以一直都没什么进展。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

小春非常欣赏他的热情，因为他一热情，生意便上门。

“刘大哥，你坐好，我给你上药。”

“好，有劳小春了。”刘远山坐在小板凳上，仰着头，小春调好药，一点一点抹到他的脸上。不一会，刘远山的脸便被黑乎乎的药铺满了。

“嘿，多谢你小春。”刘远山一咧嘴笑，药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别动。”小春扶稳他，“再等一下，等药干了再动。”

“好。”刘远山仰着头，斜眼看向小春道，“又麻烦你了。”

小春笑笑，坐到一边，道：“哪里，小春这几日没遇到什么好事情，刘大哥来刚好为我转运。”

“哦？”刘远山道，“出了何事？”

小春摇摇头：“没什么。我好久没有上过山，山上现在怎样了？”

“剑阁最近要有大事了。”

“什么大事？”

“选掌门！”

小春瞪大眼睛看着刘远山：“选掌门？剑阁的规矩不是永远不立掌门人么？”

刘远山道：“不立掌门是当初三位宗师的意思，我们做弟子的理该照办。而且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一直没有过立掌门的打算。”

“那怎么突然变卦了？”

提及此事，刘远山皱起了眉头，他脸上的药材干得差不多了，现在眉头一皱，眉间便挤出几道裂纹来，药末零零散散往下落。

“唉，别提了。”刘远山苦道，“前不久剑阁来了个新弟子，刚刚入门便找到老宗师说要为剑阁选出掌门人。”

“新弟子？”小春想了想，道，“你们不要理会他便好了。”

“可他不是那种让你想不理便会能不理的人。”刘远山道，“我们一开始也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向老宗师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没想到，老宗师竟然答应了。”

“哦？”

“老宗师虽然放口，但众师兄弟不应，老宗师便同他说，如果他能赢过剑阁所有反对的人，剑阁便在年末的时候选出一位掌门人。”

“这……你们没有去劝劝老宗师？这毕竟是他与从前的两位好友共同做出的约定。”

刘远山摆摆手：“没用，我们说了，他装听不见。”

“……”小春道，“他为何要听从一个新弟子的话呢？”

刘远山：“我与师兄弟们也讨论过。”

“有结果么？”

刘远山：“有。”

“？”

刘远山深深地叹了口气，道：“他老糊涂了。”

“……”小春站起身，道，“我虽然不是剑阁的人，但老宗师在薄芒山一住四十几年，老一辈们都说是因为老宗师的原因这山才这样有仙气，我觉得他老人家绝不是糊涂，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个新来的弟子，他最后打赢了么？”

一说到输赢，刘远山的脸就黑了——虽然药是黑的，但小春敏感地察觉那，那药里面的部分也黑了。

小春点点头：“哦，看样是赢了。”

刘远山憋着气道：“那小子剑法极其邪门，我行走江湖这么久，从未见过这样的剑法。”

“……”小春干笑着看着刘远山，“刘大哥行走江湖多久啦？”

“有几年了。”

“哦。”小春又坐了回去，叹声道，“真是漏气，整座剑阁都没有人能打赢他么，我看这人不像是来拜师的，倒像是来找茬的。”

刘远山恨声道：“怎么没有，大师兄正在闭关，等他出来，要那小子好看！”

“大师兄？！”小春一听到大师兄，马上来了精神。

提到剑阁大师兄卫青锋，这方圆五里地的大姑娘小媳妇皆是浑身发软。

卫青锋九岁便来到薄芒山拜师，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据隔壁的隔壁张婶说，卫青锋还是少年的时候，便已经是英姿俊美，风韵无边。再出落几年，更是身姿挺拔气质卓然。

小春第一次见到卫青锋的时候，他正好下山为剑阁置办器具。那时正值春日，天朗气清，山脚下开满了柔嫩的小花，卫青锋就这样缓步走下山来。

小春永远记得那一次，她拎着药篮子，卫青锋从她身旁走过，恍然回首间，她看到卫青锋的侧脸，和他背上的长剑。那真可谓是侠者如歌，剑气如虹。

小春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从那天起，她也加入了玲儿她们每日饭后聚集讨论卫青锋婚事的行列。

“大师兄在闭关？”

“是啊。”

“多久了？”

刘远山算了算，道：“快两个月了。”

小春兴奋道：“好，太好了，有大师兄在，不管谁来找茬都不怕！”

“嗯。”刘远山显然也这么想，“那小子剑法虽然厉害，但是剑术不正，大师兄的武功乃是老宗师亲自传授，解决他不成问题！”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嘻嘻哈哈间将卫青锋捧上了天。

药敷好之后，刘远山又买了些外用药，然后便要离开了。在他要走之前，小春忽然想起一

件事，问他道：“刘大哥，你会轻功么？”

刘远山挺挺胸：“当然。”

小春道：“那你一跃之下，最多能多远？”

刘远山想了想，道：“三四丈远不成问题。”

小春道：“那……十几丈远呢？”

“十几丈？！”刘远山惊异道，“若不借力，谁也不可能一跃之下便是十几丈远。”

小春犹豫一下，又道：“那，若不是跃，是……是蹦呢？”

“哈哈！”刘远山哈哈大笑，“小春你真是趣味，哪有人是蹦着用轻功的，那不是蛤蟆么。力气使不出，距离会更近。”

“哦。”

“怎么，为何忽然问起这个来？”

“没有。”小春摇摇头，含糊道，“只是忽然想起来罢了。”

“那好，我先走了。小春，你若空闲了，也上山玩一玩，几个师兄弟很想念你。”

“好。”

送走了刘远山，小春舒了一口气，看向药圃的方向。“空闲，空闲……我哪里来的空闲。”她一边收拾着地上的碎药屑，一边回想刚刚刘远山说的话——

“若不借力，谁也不可能一跃之下便是十几丈远。”

“不可能……那我见到的又是什么。”小春撇撇嘴，脑中浮现出那个壮硕的身体。这么多过去，虽然小春曾经离他很近，但都只是一瞬间的事，眨眼功夫他便逃得远远的。小春还没细见过他的容貌，别说细看，连大致的轮廓她都没有摸索清楚。

那人总是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小心翼翼并不像是做贼心虚，而是一种本能的警觉，一种对外人外事的警觉。而且，小春曾在心底产生过一种错觉——这个人，好像很怕她。

凭借着这份错觉，小春也不藏不躲了，每天晚上直接搬来一张椅子，沏好一壶茶，坐在药圃口的位置，一边喝茶一边看着那蹲在树林里的巨人，全当是纳凉了。

那人说来也奇怪，凭他这个体格和身手，想在小春手底下抢药那跟玩一样，可他偏偏就是不敢。小春翘着腿坐在椅子上，闲得实在无聊了还喊他两嗓子，那人每次都是被吓得一激灵，蹿到树林里，过好长时间才再次出来。

小春最近守夜守得勤了，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偷到药，晚上的时候越发地显得焦躁起来。小春离得很远，但是依旧隐隐约约地听到咕噜噜的低吟声。

“嘁。”小春朝旁边啐了一口，吐出嘴里的茶叶末。她看着远处的人影，撇着嘴道，“怎么，瞎叫唤什么，你偷不着药还觉得委屈了不是。”可是小春还发现，不管再怎样焦急，到天蒙蒙亮的时候，那人总会离开。

有了之前的教训，小春守夜的时候十分专注，有好几次连解手都强挺着。在这样的毅力下，那人终于连续七天都没有拿到药了。

到了第八天，那人终于忍不了了。

那个夜晚，小春惊异地发现，那人终于肯迈出树林了。“哎呦喂。”小春瞪圆眼睛放下茶壶，拎起身旁的棍子，大吼一声，“你来啊——！”

结果那人又缩回去了。

“哈哈哈哈！”小春放声大笑，“就这点胆子还学人家做贼！你歇歇吧——！”

那人在树林里静默地蹲着，任凭小春怎么嘲笑他，他都没有出声。到最后，小春喊累了，坐了回去。她咬着茶壶嘴，看着隐匿在树林中的人影，静静思索着什么。

其实，就在刚刚，那人冒头跳出来的时候，小春借着月色看到了他的脸。虽然依旧是模糊的，可是小春清楚地看到他眼睛上蒙着一层布，缠了好几圈，把双眼蒙得死死的。

小春在心里嘀咕着，难不成是个瞎子。

不可能啊，什么世道哦，瞎子都敢出来偷东西了？

那晚，小春第一次对那个偷药贼产生了好奇。

再之后，小春在守夜的时候，也尝试着往树林的方向走一走。可每次小春只要一动，那人马上就往树林里面蹦，小春又追不上，只能回到原处。

“哎——！”小春掐着腰，朝蹲在树边的人影叫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浑身颤了一下，没有动弹，更没有说话，只留下山谷之中一遍又一遍的回音。

小春见他没反应，又叫道：“你偷我的药做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小春觉得自己问完这句话，那人好像发出了咕噜的声音。

小春：“你到底是自己出声了还是肚子在叫啊！”

那人依旧无声。

小春卸力地坐到椅子上，想了一会，她又站起来，冲他喊：“你过来如何——？你过来给我看看，我就送你药——！”

那人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也不出声也不动弹。小春把茶壶放到一边，转身从地里拔了一根桔梗，逗鸡一样小心晃悠着往树林走。“看看这是啥，来哦，来哦”，小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那人这次也不像从前那样马上蹦走。小春离得越来越近，她胸口不由自主地怦怦跳着。

可是，当她走得离那人只有三丈远的时候，那人猛地反应过来，噌的一下就没影了。

小春把那根桔梗往地上猛地一摔，指着树林深处破口大骂——

“你个软脚虾！你是不是男人！缩头缩尾的胆小鬼！！”小春骂了一气，到最后自己口干舌燥，那人终究没有再出来。小春无力地叹了口气，直起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刚刚那人蹲着的地方，地上还是没有明显的印迹。小春想起那人魁梧的身材，再看看平整的地面，干咽一口唾沫。

“……真是鬼？”小春掐着腰，紧皱着眉头，“这年头怎么鬼都这么漏气了。”她摇了摇头，回到药圃。那一晚，她坐在椅子上，盯着漫天繁星，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对着夜空，小春阴沉地笑了笑。

第二天一清早，她顾不上补眠，跑到玲儿的医馆里。

“玲儿玲儿！”时辰尚早，医馆里没有什么人，小春一路冲进最里面，一个身着水蓝衣裙的小姑娘正在磨药。小春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玲儿，我有事找你。”

玲儿放下药，打了个哈欠，抬起头看着小春：“怎么了，一大清早便赶死一样。”

小春蹲到她身边，道：“我要跟你耍些东西。”

玲儿：“什么东西？”

小春：“荧粉。”

玲儿皱了皱眉头：“你要那东西作甚？”

小春晃了晃玲儿的胳膊：“别问那么多了，快给我包一点。”

玲儿又打了个哈欠，有气无力道：“要的话没有，买的话可以给你一点。”

小春笑着推了玲儿一下，说道：“这是作甚，大家好姐妹，互相照应也是应该哦。”

玲儿哈哈地干笑了两声，斜眼看着小春。说道：“你上个月将甘草提价卖我我还没找你算账，现在跟我攀亲热来了，萤粉五十个铜板一包，拿钱便给你。”

小春瞪圆了眼睛：“五十铜板？！那些破虫子的边角料你也要我五十个铜板？！上次见你还说那东西晚上看着像鬼火，想直接扔了呢！”

“哈！”玲儿转过脸跟小春对着瞪，“我现在还喜欢看了呢，五十个铜板，少一个也不卖！”

小春见玲儿如此决绝，往后退了一步。她抱着手臂，歪着脖子，满眼的精光。

玲儿：“……你又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干什么都没用！”

小春扯着脸皮，缓缓笑道：“三包荧粉，我卖你一个最新的消息怎么样？”

玲儿冷笑一声：“做梦！什么消息这么值钱。”

小春抠了抠自己的指甲，慢悠悠道：“大师兄的消息喽。”

小春瞧了瞧她，接着道：“剑阁弟子有一段日子没下来了，知道山上出什么事了么？”

玲儿：“……”

小春：“剑阁要出大事了哟。”

玲儿：“……”

小春：“跟大师兄有关哟。”

玲儿：“……”

小春：“搞不好大师兄这次有麻烦了哟。”

玲儿猛地转头，从一旁的抽屉里取出三个小药包，往小春身上狠狠一摔，指着她道：“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唬我，我就把你嘴皮子撕烂！”

小春手忙脚乱地接住荧粉，朝玲儿勾了勾手指。两个小丫头脑袋凑到一起，小春将昨天刘远山告诉她的事情讲了个七七八八。

“什么？！”玲儿听完，拍了一下大腿，“居然有人敢跟大师兄呛声，这人什么来路！”

小春：“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玲儿眯起眼睛，龇牙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居然不知道，真是可恨！”

小春：“要不改日你上山看一看？我给你一些药，你带着上去。”

玲儿狐疑地看了小春一眼。

小春：“……作甚这么看着我。”

玲儿：“不对，你有事瞒我。”

小春撇开眼睛：“说什么呢。”

玲儿：“往常上山你都同我抢着去，这次怎么这么轻易就让给我了。还要送我药……不对，你有鬼。”

小春心道，的确有鬼，不过不是我而已。她看着玲儿，道：“只是药圃有些事情我走不开，这次你去，一定要打听得全面一点。”

玲儿小下巴一扬：“我是谁，你放心，那人爷爷做什么的我都会给查出来！”

小春拍了拍玲儿的肩膀，以示鼓励。回到家，小春拆开一包茛粉，围着种药的地洒了一圈，又跑到那人常常蹲着的树下面洒了一些。做完这些，小春拍了拍手，清掉残留的粉末。

“我亲眼见过你脚落在地上，你若是真鬼，那就飘给我瞧瞧，有本事就一点粉末都别带起来！你要是假鬼……哼哼，那就怪不得我了！”

小春安排好一切，放松心情地回屋睡觉了。她丝毫不担心会被那人察觉，因为之前的晚上，她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人眼睛上蒙着的布条，小春料定这贼就算不是瞎子眼睛也肯定有问题。那夜，她并没有去看守，她非但没去看守，反而殷切地盼望那贼能来。

因为完全放松了心情，小春这一觉睡得很沉，一直到第二天正午她才被饿醒了。

睁开眼睛，小春喝了口水，简单吃了点东西便往药圃赶。她一路上兴奋得不得了，等赶到药圃的时候，她第一眼便看到桔梗地又少了一角。“来过了来过了！”这次药被偷，小春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特别地开心。她跑到桔梗地旁边，小心翼翼地趴下身子，看着地面。

但太阳正亮，茛粉就像沙子一样，看不出变化来。小春深吸一口气，说道：“等一等吧。”

她一边照看着草药，一边等待日落。这一天过得格外地慢，太阳磨磨蹭蹭，终于一点一点地落下去了。而随着太阳落下，地面上一道淡淡的亮痕也渐渐显露出来。

亮痕从药圃起始，慢慢延伸要树林深处。这痕迹很浅，很淡，而且断断续续的，可如果细细查看的话，依然能看得出来。小春掐着腰，看着那道亮痕随着黑夜降临，越来越明显，她哈哈大笑起来：“敢跟我装鬼，你个臭瞎子！等着瞧，我让你好看！！”

那天，小春按捺不住好奇，顺着亮痕往树林里走了走，不过因为茛粉不够，没能走多远痕迹便断掉了。回去之后，小春将剩下两包茛粉全都洒了出去。

做这些的时候，小春可谓是兴致勃勃。她现在完全不把那人当贼看了，而是把他当做一个趣味的玩物。山里的岁月总是安逸的，安逸且无聊。小春独自一人生活在薄芒山里，平日除了

几个邻里，跟其他人都没有交往，现在平白冒出来这样一个人，小春当然觉得有趣。

又过了一日，那道痕迹终于看得更清楚了。那晚，小春没有刻意看守药圃，那贼很容易地便偷到了药，离开得很早。小春没有马上跟过去，而是等深夜过去，天开始泛青的时候才动身。她穿了短打衣裳，将衣袖裤脚扎好，又拎着自己的棍子，准备齐全了才朝那痕迹延伸的方向探寻过去。

这片树林正对着小春的药圃，但是小春却极少进去。不仅是她，小春认识的其他人也很少往这片树林里走。

小春只知道那片林子很深，往里面是薄芒山谷，再向里是更大的一片山林，人烟稀少，无边无际。小春顺着地上的印迹往前走，以防万一，她还在来时的树上刻了记号。越往深处走，树就越是粗壮，小春抬头，看着高大的巨木，啧啧两声：“真是什么人藏什么地方。”小春用小刀在树干上划了个道，然后接着往前走。树林里杂草丛生，高一点的都没过了小春的膝盖。走了一个多时辰，没有出树林，那茨粉也还没有断。小春揉了揉肩膀，顺着树木的缝隙往前望，“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天已经开始亮了，小春不敢停下休息，不然等天大亮的时候，地上的茨粉就要看不见了。她深吸一口气，给自己打气道：“都已经到这了，绝对不能放弃！”当她走累了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就能抓住那大块头的尾巴了。

终于，在小春的脚步就要走断的时候，在太阳升起，地上的痕迹消失的时候——小春终于找对了地方。别问她为什么觉得自己找对了地方，能在这样的深山野林里搭棚子住的，除了那野人，小春再想不出其他人。

小屋搭在树林边缘的小块空地上，或者说是有人特地清空了一片林子，搭建了这个小屋。其实这根本也算不上屋子，小春自己也不富裕，但是看见这“屋子”的时候，她真觉得自己算是商贾之家了：“什么东西，张婶家的鸡棚都比这个好呢。”小春嫌弃地撇撇嘴。

小春没有马上出去，而是在树丛里躲了一会，这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别说那个偷药贼，连鸟叫声都没有。小春躲了一会，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就大摇大摆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来到那片空地上。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周围一切亮堂了不少，小春的胆子也跟着大了不少。她来到小屋边，仔细看了看。屋子周围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小春蹑手蹑脚地贴到屋子的门上，什么都没有听到。她慢慢站直身子，晃了晃手里的棍子，深吸一口气，一手虚推着门，然后随着一声大喝将门猛地踹开——“贼人何在——！！”

其实小春喊这么大声，有一多半是给自己壮胆。她推开门，气势汹汹地闯了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瘦弱的老汉。而除了这个老汉外，屋里再无他人。

小春一下子僵在当场。

老汉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皱纹。他躺在床上见有人闯进来，也没有力气坐起身来。小春看着看着，倏地一下把拿棍子的手背到身后，然后干咳一声将棍子撇到

门外：“呃……老伯，我……我好像走错地方了，你别见怪。”

老汉睁着浑浊的眼睛看着小春，他开口，还没说话呢便咳嗽起来。“哎呦哎呦。”小春见他咳起来，连忙走上前帮他顺气，她的手放到老汉的胸口，摸到一把干瘦的骨头。这老头病得太重了，满脸的死相，小春心里有些不忍道，“老伯，你要喝水么，我帮你倒些水来吧。”

老汉还在咳嗽着，说不出话，小春站起身环视一圈，这屋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最后她在墙脚的地方找到一个小水袋。她将水袋拿过来，扶着老汉让他饮了一些。

喝了水，老汉终于好了一些。

小春垂下头，满怀歉意道：“老伯，是我太鲁莽了，抱歉。”

老汉缓缓摇了摇头，声音沙哑道：“姑娘怎么会来到此地？”

小春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将此事说出口。难道说自来抓鬼的么……她犹豫了一下，然后道：“实不相瞒，我是来找人的。”

老汉又咳嗽了几声：“……姑娘要找何人？”

小春摇了摇头，将水袋放到一边：“我也不知道他是何——”

就在转身放水袋的时候，小春余光忽然扫到床头的地方，那里有几片枯败的淡紫花瓣，虽然已经烂得不成样子，小春还是一眼认出了那是桔梗。

小春斜过眼看着老汉，老汉神色疲惫，只是坐着就像是要花掉所有的力气。小春一时脑中千丝万缕，最后她清了清嗓子，斟酌道：“老伯，你有儿孙么？”

老汉缓缓点了点头：“家中，咳，家中有一个孩子。”

小春挑了挑眉毛，满含深意道：“那这孩子，身材不小吧……”

老汉一时没有听懂她的意思：“姑娘？”

小春抿了抿嘴，伸手取来床头的花瓣，站起身同老汉道：“老伯，看来我没找错地方，我就是来找你的孙儿的。”

老汉有些发怔，小春抖了抖手上的花瓣：“这些日子你的孙儿是不是经常给你拿药回来啊，那都是我药圃子里偷的！”

“咳咳咳咳！”老汉眼睛有些睁大了，他手指颤抖着指着那花瓣，一着急便又咳嗽起来，小春连忙拿来水袋。

“老伯你先别激动。”

“他……他竟……竟偷别人的东西……我咳咳……咳！”老汉一咳嗽，整个木板床都开始往下掉渣，小春看得心惊胆战，一手顺着老汉的背，一手托着木板。她皱巴着脸，心说这也太惨了，惨得她都不好意思开口责怪什么了。

“老伯，老伯你先冷静下来。”小春语气平和，老汉也渐渐地稳定下来。小春叹了一口气自己命苦，然后开口道，“老伯，好像是我弄错了，我的药圃没丢桔梗。”

老汉脱力地缓缓摇头：“我……我知道是……是他干的……这几日他每晚都偷偷跑出去……以，以为我不知道。姑娘不必为他开脱……”老汉手撑着床，颤颤巍巍地从被褥里取出